





自警編

易經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善處事上下

用人 使命

憂國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旦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
默坐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
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
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
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間更祖
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
食

范文正公仲淹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
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
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
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
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富文忠公弼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
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
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
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
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

界決不可許

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 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唐質肅公介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

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

呂文靖公夷簡薨于鄭計聞

上震悼對執

政語公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

幹曰鄙如呂夷簡者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公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

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
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
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
道碑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
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
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
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別錄

陳公襄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
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

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千朝廷治體
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為法者
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
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
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
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
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
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
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彙檢手書議及
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

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已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內翰范公鎮景仁三疏力諫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能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為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弊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御史中丞呂公誨獻可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為之股栗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

也

呂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
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
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
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蹶蹙之苦又將虞心
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
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
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
身之疾喻朝廷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

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
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
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
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
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溫公誌其墓未成
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
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
羨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
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
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

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
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
也轍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
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轍可不
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轍
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
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
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
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

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
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
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
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
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
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
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
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又曰介詩文章

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遂非致
忠直踈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
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
禮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如何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
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 神宗許之遣太
常少卿劉忱為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
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 本朝有尺寸
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

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
屈則忝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
祕書丞呂大忠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難
詔起復未行忱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
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論難
久之忱固執前議大忠亦然執政知不可
奪罷忱為三司判官大忠乞終喪制帝遣
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會魯公手
詔問以計策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
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

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
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
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
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
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
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
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
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
地勢高仰不可為塘灤向聞遣使部兵編
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

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
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
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
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
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有困弊六也置河
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
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
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
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
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是優容

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
為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隲盟
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
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
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
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
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
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
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
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

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
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
今農怨於畎畝商旅嘆於道路官吏不安
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
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為
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
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
勢已衰恃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
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燕之
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大乏將官寵勇寡謀保甲未經
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
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
致歧溝之敗也臣愚今為 陛下計謂宜
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 朝廷向來興
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
無豈有它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
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
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
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 陛下益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燕諛進用忠鯁
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
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
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文潞公會魯公
皆主不與之論時王荊公再入相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
待制韓縝奉使與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
餘里云 祖宗故地荊公輕以畀鄰國又
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燕臣以伐燕為
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

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純甫同局純甫多能言
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
其時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危坐久
卒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常從容問之
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
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劉摯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
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
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

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一憂形
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集序

真司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
書為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
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
介之賤亦加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
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
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薦舉

王文正公旦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

三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為宜某職然
後遷其所薦引入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
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
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
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引入見泣涕曰非陛下命臣何
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為準者準始
深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
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
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

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旦然後
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
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
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
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
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
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

餉兵理財之策甚備 帝多納用於是中
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
謝 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
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
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
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剛使氣對
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
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
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
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準者

所宜用也 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
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
公監修國史位在上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 明肅
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
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 太后之
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
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 太后曰固
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
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 太后從

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 東軒筆錄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

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

之何假吾舉 張公詠言行錄

杜正獻公衍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

為恨也 杜公衍言行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思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琦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間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

王安石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
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
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
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
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
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
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降者
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
罷去蘇頌除脩注往謝二府叅政趙槩曰
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

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

公琦言行錄

韓

韓魏公琦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
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
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
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
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
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
下後世也上從之

全前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

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唐公介言行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文憲公億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事韓公

德言行錄

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為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為一時顯人呂公

公著言行錄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童蒙訓

陳公襄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

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庶及具表則者不
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
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
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
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
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

陳公襄言

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凡薦引入材必以天
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
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

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
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
下耶

范公純仁言行錄

范忠宣公純仁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
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才為已
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
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言行錄全前

呂申公累乞致位 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

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 陛下當
自擇 仁宗再三問之申公對曰 陛下
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
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
堯佐者 仁宗深然之遂大拜 陳公堯佐
言行錄

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
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
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按文集有乞

不就試狀云王景興師事楊賜傳燮以郡
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而近
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
少學於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
効古人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
以干榮進實所未安 劉公安世言行錄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 英宗屢召不至
安石在 仁宗時論立 英宗為皇子與
韓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
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

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為穎王持國為弼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

安石以至大用

謝諫議必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

謝必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鄉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三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高宗曰張浚自薦幸與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東公浚言行錄

程公頤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真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

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息歸於已時士皆出於

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生之終不受其籠

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

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

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

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公

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

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

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代文靖之識

張忠定公詠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其文近覃之文則未知覃之行遠其之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用人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息也故峻絕之使息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入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文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

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

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

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又東坡志林云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
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王沂公會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
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
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
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
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
而人皆心服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
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
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沂公應之曰司
諫不思耶息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
嘆曰真宰相也

童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
寇準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
故曰例薄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
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
耳

管軍負闕高烈武王瓊兼領二司王乃言曰

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
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
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
預識其盛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
軍制之大要也 上從之 神道碑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
也性亮直善面折入魏公執政用監司有
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
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
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

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
懿敏曰下臣其敢言 帝曰姑言之懿敏
曰唯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帝憮然有問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
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
舉笏相賀或密以聞 帝益喜曰吾之舉
賢於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 陛下擢
用宰相臣愚賤何敢異 上曰第言之光

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
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
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
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
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
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
升之才智誠如聖肯但恐不能臨大節而
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
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
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

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
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識之光
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
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
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
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為
相一無施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
雖親國家事亦勿與知故也上又曰王
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
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上曰

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亦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上因歷問羣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衆心 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惠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 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 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

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 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著

杜丞相衍綏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 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 真宗召科故事是時呂許公夷簡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

其能遷擢未晚 仁宗以為然遂除耀明
幕官簡夫後累官至真外郎三司判官而
才實無大過人者 呂公夷簡言行錄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
宣麻之際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班中聽
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
徃徃相賀黃門具報奏 上大悅余時為
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 上問新除彦博
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 上曰
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

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
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
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

上語也

歸田錄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燕青齊一路安撫
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
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捉賊傳
永言掩擊盡獲之 上聞之嘉永言以為
能超遷問門使入見 上稱羨其功永言
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

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
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
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參知政
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
三 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一上不聽諫
官爭不止 上乃命中使賚勅告即青州
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為不
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
殿 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

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
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
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
共奏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
上領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
職衍及得象既署執中不肯署曰鄉者
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
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衍黨願
二人皆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反臣覺
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

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
遣賈昌朝為相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
得象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言間
龐莊敏公有鄆從其過京師謁上是時
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
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
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
矣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
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
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

毀之耳况前者彼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
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
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
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
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
繫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
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
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
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
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記聞

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
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
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
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息而怨讟亦不切至
焉

始元吳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燿益張常有
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其
號天都王冬統精兵于別都 天都失其姓名元昊
倚以為腹心凡所以能勝我軍皆二將之

策也种將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
有王嵩者本清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
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
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
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
息既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
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將
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
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
甚於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

嵩貧賤無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撫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納衣間密縫之告嵩此非殯死不得泄如泄之嘗以負息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神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

別有書索之嵩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建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撫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小頃箔中有入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

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納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誑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

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鳧鴈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已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帛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

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
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
焉西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蔽將軍
不以聞將軍不自辯至于終身嘉祐元年
其子古詣匭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
狀不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
之功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
秦之人皆能道之神公世衡言行錄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
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
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
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
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
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
韓公日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
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
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
謂愛人以德矣李馬談記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敞上疏論邪臣正

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
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
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
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
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一上
悟頗留脩等劉公啟言行錄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
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趙
清獻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
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

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
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

臣賴之以安趙公神道碑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
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
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
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
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邇疏
密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

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滎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駭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劉摯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

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為監
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
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
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
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
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
去必成讎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
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六年二月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曲謝延和 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材

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

政以來納諫從善務令人心所以朝廷清

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

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

邪正難辨辦之少差治亂所繫又云太母

百常說與官家只為官家未少進而西曰

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

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

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平之象非謂

一入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

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
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
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
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
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
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
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
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王公巖叟
言行錄
上方勵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

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
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
作官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
之性而治疾病入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
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
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
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
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
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讎並
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

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
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
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
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
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
也治財則朘剥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
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
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
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
而奪之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

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
知嗜默而狼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押
闖善用機數迎風順肯鈎中主欲獻其小
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
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
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
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
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
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商賈言
行

虞公允文感 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
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
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
書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雄等六人及為
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等二
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之
風

善慶事上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
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

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
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
鑰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
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
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
豈可遠違 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
子立之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
引見羣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相執以祈

襍宿內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
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
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
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
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
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初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趣
居名詣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
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
發哀王沂公會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

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
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
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
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
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
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
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
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
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章
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

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
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
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
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儀
院獨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
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奈何使兩
宮異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壅主上之聰
明絕下情而不使通况宦人傳政亂之始
也乃采用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
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

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坐抗
語丁相曰政出幃房斯已國家之否運然
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出羣下乎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
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
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
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
入白皇后萬一官車不諱太子即位太
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
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

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政要行

錄曰章聖文不諫莊憲太后欲自臨朝

令上居東宮於資善堂決事會公自大名

召還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之重則人

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

心不附矣惟演亟入白之

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真宗崩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

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公即

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

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

綱之道以勸戒焉

初章懿之誕 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

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

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官嬪亡后聞之不

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

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名公問曰一官人死

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

子也公從容對曰 陛下不以劉氏為念

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

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

治喪皇儀殿太后與 帝舉哀後苑百官

奉靈輦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
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嘗以
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會
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僊燕王謂
仁宗言 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
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
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 帝親哭視之
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
沃之故不壞也 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

哉待劉氏加厚

仁宗感風眩之疾文彥博等以設醮祈福留
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
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
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
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眾
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
某甲者何如入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謹
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
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眾眾

以為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
於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於上曰
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
判呈上上意乃解初彥博欲判狀斬告
變者參政王堯臣捍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
河穿六滌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
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
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處於大慶殿廷
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

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
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
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
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問
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
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
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
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
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
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

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
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於京師
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曰請留之
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
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
六漯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後上神思
浸清寧

六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
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
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

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
問其意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天
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一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
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
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從
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
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
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
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上以為得輔臣之體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富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韓魏公至邸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為且

掩之後有壞覆入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乃不損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韓魏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嘗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

唯若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
哭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
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即位初以憂疑得心疾太后垂簾聽
政韓魏公潛察帝已安而太后未有
還政意乃先建議于帝曰可一出祈雨
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
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
出公曰可以出矣甲午祈雨于相國寺及
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

太后不久竟還政戊申太后出手書付
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
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御前後殿
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
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
以白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
太后復降詔書還政亦欲罷東殿垂簾嘗
一日取十餘事并以稟上上裁決如流
悉皆允當公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
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

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之大慶。琦嘗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公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

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公即厲聲命儀鸞司撤簾。簾既落。猶在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英宗初為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及即位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為誰。曰。某人。允弼請。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

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陞上公
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
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

韓公琦言行錄

英宗即位有疾請 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
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
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為御史凡
十數章請誅之 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
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
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

以頭号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
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
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
則中變矣

聞見錄

英宗初晏駕急召 上未至 英宗復手動
魯公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
之曰 先帝復生乃一 太上皇愈促召
上其達權知變如此

韓魏公別錄云呂申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
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

未除而勸 仁宗立曹后希文進曰又教
陛下做一不好事它日申公語公曰此事
外人不知 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
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
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
也

祥符中崇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
物采甚盛矣 真宗崩比將葬呂文靖公
判禮儀院建議納天書於方中而官司儀
衛皆罷天慶天祺先天降聖等節但存其

名而已凡公處事皆類此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其虜騎甚盛州郡震動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 上
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 上北渡以
固士卒心母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
陳堯叟勸 上避之蜀王欽若勸 上避
之金陵 上以問準準曰誰為 陛下畫
此計者 上曰顧所畫如何耳母問其名
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今天下且
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

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歸乎 上默然準又勸曰上北渡 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為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

呼曰 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 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朕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 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 上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準居 上前 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奉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逆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 上還宮留準居城上 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 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

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請和既
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
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進
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
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姑欲羈
縻不絕而已於是有人譖準不願與虜平幸
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
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
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
以待寇虜入馬飢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

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
臣幽州可必得也又遺事曰虜請和上
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
然四五十年後臣恐弑心又生矣上曰
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
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萊公曰今虜騎
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
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萊公曰當
此之際無方不可古人有言智者將不如

福將臣觀來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
可為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勅還召欽若諭
以 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
有言公遽曰 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
日叅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駟騎已集仍
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
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
別公答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欽
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
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為次

相或云三公數進疑辭於 上前故萊公
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旦還守東都既至直
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
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
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
其處事謹密如此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
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笑積
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蘇公頌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
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
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
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
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
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
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
恙

趙德明言民飢求糴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
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

問王文正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
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
歎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

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
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嘗
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
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
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
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
淹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
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
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
書不以聞 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
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
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
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 朝廷乃對
官屬焚之使若 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
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

宋庠遠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為樞密副
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 朝廷於
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 上顧問呂
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
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契丹遣使借契伐高麗 明肅欲與之文靖
公堅執不可后云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
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非之既而
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不
可耳使人無語而去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 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詩以歌詠 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 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景德中 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 真宗徵嘗再三朝論建之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筵見紫宸殿既跪

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 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儻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高宗上僊 朝廷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周益公固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

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歸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館伴發遣朝廷更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善處事下

曾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上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

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

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曰卒
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
乎汝何敢乃爾謹譁曰卒相顧曰向者不
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
從者亦入杖二十名指揮使罵曰衙官汝
何不戰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
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
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
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

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
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
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過軍
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
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
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
射城中以相貴且致近兵討之初吏白曰
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

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
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
貴果出降

主帥帳下寵三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
者其人縫城夜逃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
之戒曰爾生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
逃走投井申采是時羣黨怙怙知其已投
井故無它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語錄
郡嘗有盜竊數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
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

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
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蘇文忠公投其
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
人招出戮之

墓誌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
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
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為神
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
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

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者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為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

之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上曰朕亦此思之王公旦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者在樞密府臣以未嘗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其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溪洞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投辰州告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仕義方乞

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
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之韓魏公曰二子
既還則為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
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
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乃聽
命納款荆湖之間遂無事

家傳

馬少保亮以三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主
將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
問蜀事會械送為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
至京誦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

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爾餘皆竄
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速入危懼重招朝廷
憂帝從之

五年成都以成年為憂朝廷擢遣大臣為蜀
人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
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致見上曰近歲
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
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略
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

上有幸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
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法
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携
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
語莫敢復為非者

神道碑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戊午閉營門放火殺人
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
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
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
在一邊於是不敢動唯本謀者八人突門

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
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
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
事敢決如此

東齋記事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
契丹使次息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
避州兵叩門欲入林公不為動閉門堅卧
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
虜有變林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
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

公可用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至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王則據貝州反齊州禁兵欲屠城應之或詣富韓公弼告公以齊非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

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有刺客至張魏公帳前公顧左右已睡問爾欲何如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况侍郎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後有來者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

邀後利某河北人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

蜀之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率聚徒百餘人程文簡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且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知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惟不制其始

遂至於亂耳使者還奏其語於是上益以公為能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

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名之入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

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

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
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
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伊川嘗言荆公行新法之初亦未甚必然自
是天祺輩爭之太力以激成之吾輩當分
其罪可也程長一

陳忠肅公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
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
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
謀將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

唯族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
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
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
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
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
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遺事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
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
敢受乃令其子惲至登聞鼓院投進惲徘
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

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
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
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
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
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
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
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
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
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

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
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
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
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
鴿因有宋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偽榜
趙鼎與張浚進呈浚奏曰乞斬益以釋謗
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間
鼎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
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

陸下實嘗遣之有累 聖德不若暫解其
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 上欣然出之浙
東浚怒鼎不至已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
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
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
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
閹恐入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
而遠之既不傷 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
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覲
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

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歎服其言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旦上
前因事忿爭 上召王文正公 公至則
見欽若誼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
若同下御史府公廼叱欽若曰王欽若對
上豈得如此下去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
從容曰欽若等恃 陛下顧厚上煩 陛
下訶譴嘗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顏不怡
願且還內來日取旨 上許之翌日 上
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嘗

陛下實嘗遣之有累 聖德不若暫解其
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 上欣然出之浙
東浚怒鼎不至已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
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
昔素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
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
閹恐入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
而遠之既不傷 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
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覲
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

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歎服其言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旦上
前因事忿爭 上召王文正公 公至則
見欽若誼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
若同下御史府公迺叱欽若曰王欽若對
上豈得如此下去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
從容曰欽若等恃 陛下顧厚上煩 陛
下訶譴嘗行朝典然觀 陛下天顏不怡
願且還內來日取旨 上許之翌日 上
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嘗

點然未知坐以何罪 上曰朕前忿爭無
禮公曰 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
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 上
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
示 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
之未晚 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
餘欽若等皆罷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寇
公摘其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
寇公有異謀呂文靖惡姦人得志傷信任

之體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
以息自歸戒吏不得泄語外卒無知者狀行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
以來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
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恚命輸之倉奏請
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至朽敗奏至 太
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
擢為朝官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
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

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
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
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
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
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
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
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
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

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
畚鍤以出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
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
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
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
木岸以虞水之再至 朝廷從之詔事詔
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墓誌

張忠定公詠復知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

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益價素
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
益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
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
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
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
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

張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
公公判其牒曰勤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

民也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
三衣自披剃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
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
郡縣饒饒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
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
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
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戮于市即日
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冷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

不在乎厭勝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推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唯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託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

矣李旼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或抑市并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

切廢之 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綉行人出其家繅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包孝肅公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

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伺之引羣囚立鍾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父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為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歐

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
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
數蓋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
日元至船場命拽新造之舟從火焚之火
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
是立為定額

劉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
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
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

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
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
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
已也事輕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
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
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
穆公也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
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
箭社公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

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
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
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
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心也

韓魏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
無有盡如意須索包摠不然不可一日處
矣

韓魏公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
不動反覆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
放過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
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
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
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
此也

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
當用意不如平心

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
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
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又云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息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

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谷志古清修集

使命

蘇公頌克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

背公曰虜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

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登伏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富文忠公以偽牒事覺必欲得堂吏執政不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

得家書不殺而焚之曰徒亂人意

余公靖慶曆三年以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
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
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
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
此

王公巖叟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
求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
笏記與之寬不敢求

吳奎奉使契丹虜中羣臣為其主加稱號謁

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
為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
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為重而紗冠次
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
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
禮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
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
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
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

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
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
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
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
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
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
來寇真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
驕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
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

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縱
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
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
貪而喜功者以我為快且厭兵遂教其主
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
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
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
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
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
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

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
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
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
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
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
許割地而許增幣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
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
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
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
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

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
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
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
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
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
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
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
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
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

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
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
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
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
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
也澧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
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
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
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與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

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
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
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
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
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
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
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
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
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
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

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
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
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
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
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
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
都以晡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
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
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
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

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
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
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
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
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
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
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
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
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為獻

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

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

所在也溫公曰錄云公力爭獻納二

詞不見錄云富公拜使以國書與口傳之

於死臣死不足惜素國事何容袖其書

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論不平

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

仁宗問推密使晏殊如何珠曰夷簡決

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之

邪黨呂夷簡以欺

直如此

虜兵退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

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

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

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

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

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寇準名利用

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無得

過三十萬勿過三十萬準將斬汝利用股栗

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孔中丞道輔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

自警編下 八十四
為戲公赧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
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
相接今排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此
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
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
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瀼等三州每歲自出
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
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
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

二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
二十萬銀緡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輒虜
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已定使人乃如此
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持節出疆以
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
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
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
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
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
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

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祭依懼公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駟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

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敕邊將訓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瀘溝小

夫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
忠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
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
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
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訓裁定
一字不可移易撤毋云如此則將去不得
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
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
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
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
使至燕山當賜御筵揚漢謂燕地是大
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
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
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
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
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
理漢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
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
可因議事便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

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冥頑
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
結約之後虜勢日彊建為驕蹇前此漢使
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
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
加之往往辭窮而退

權公邦彥為太學博士

徽宗幸學設幄堂

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
天顏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公與
宰相王黼異議黼銜之故報之使使契丹

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
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軍前歸別持太碩人
拜且泣時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
呱環列行路人不能仰視公弗子也間關
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
雲中大酋粘罕追與副使官偽齊公曰萬
里街命不得御兩官以歸大國度不足以
有中原當還詩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
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

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人喟曰此真忠臣也止劔士以目為覬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遞于冷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皆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猶布番課四隸採薪它山嘗以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為詩文

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孰悟室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在灤三十里使之

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
義而止後歸寧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
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
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
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
見矣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脩官制陞對日

上曰更欲脩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
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
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

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
可畢祖父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
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
名華戎魯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蘇氏
談訓

喜有... 惟...

...

...

...

...



